



交通銀行成今年重要內地企業來港上市的個案

企業管治

何順文
李元莎

最近在聯文所的兩大IPO都是H股：一個是煤礦行業「龍頭」神華股份，一個是位居商業銀行第五位的交通銀行，兩者均以百億元計的融資額，成為年內重大的上市專案。這兩家企業在籌備上市過程中，都同時以發行H股和A股作為發行策略，交通銀行更是信誓旦旦要成為同步發行A股及H股的第一家。但在各種因素作用下，兩家公司最終都放棄了這一試圖有利內地股市的構想，選擇單純首發H股。但兩家企業上市地的反覆調整，再次啟動內地優質上市資源「流失」海外的話題。

這些所謂「流失」海外的內地優質上市資源中，主流是石油、電力、交通等資源性、壟斷性的國有巨頭，代表性公司為在本港上市的三大石油公司和四大電訊營運商；另外一個典型性群體就是登陸納斯特的新經濟企業，其中以內地三大家門戶網站－新浪、網易和搜狐為代表；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同為內地民族產業代表，並產生標誌性企業領袖的海爾集團和聯想集團，也選擇了在本港上市－海爾買殼後正積極地把A股上市公司股權注入，以作為集團資本運作的基本平台。

國企巨頭海外上市迫不得已

新經濟企業尋求海外上市的原因似乎簡單而直接——資本力量自這些企業誕生之日起，以至在醞釀孕育過程中，就已經鎖定「上市變現」為最終選擇。內地股市的股權分置從根本上限制了創業者和風險投資者的退出通道，加上上市流程和標準的僵化，這些「未來之星」出走海外就勢所必然了。海爾和聯想則代表了另一種價值取向——作為激烈競爭產業的領

最近在聯文所的兩大IPO都是H股：一個是煤礦行業「龍頭」神華股份，一個是位居商業銀行第五位的交通銀行，兩者均以百億元計的融資額，成為年內重大的上市專案。這兩家企業在籌備上市過程中，都同時以發行H股和A股作為發行策略，交通

銀行更是信誓旦旦要成為同步發行A股及H股的第一家。但在各種因素作用下，兩家公司最終都放棄了這一試圖有利內地股市的構想，選擇單純首發H股。但兩家企業上市地的反覆調整，再次啟動內地優質上市資源「流失」海外的話題。

這些所謂「流失」海外的內地優質上市資源中，主流是石油、電力、交通等資源性、壟斷性的國有巨頭，代表性公司為在本港上市的三大石油公司和四大電訊營運商；另外一個典型性群體就是登陸納斯特的新經濟企業，其中以內地三大家門戶網站－新浪、網易和搜狐為代表；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同為內地民族產業代表，並產生標誌性企業領袖的海爾集團和聯想集團，也選擇了在本港上市－海爾買殼後正積極地把A股上市公司股權注入，以作為集團資本運作的基本平台。

民間資本能量不足

後來，內地發展以國有銀行為主的金融產業面臨同樣的資本積累不足之時，複製依靠行政控制集中資源發展重工業的策略就順理成章，駕輕就熟了——依靠國家「信用」吸納社會資金，彌補資金不足之短：進行市場准入控制和金融抑制，維持行業回報之利。時至今日，這種資本和資產積累方式依然發揮着潛在作用。而在內地國有商業銀行正在進行的財務重組中，動輒上千億，總額預計將達萬億的國家注資，從純財務角度而言，和國家主宰一切的計劃經濟年代為支撐重點企業發展，任意無償支配經濟資源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即使是交通銀行IPO前相對市場化一點的財務重組，也是在反覆使用國家資源補充資本的情況下才得以完成。

在長期過抑消費分配和金融壟斷的歷史背景下，內地民間資本積累嚴重不足，即使在經歷近二十多年的市場化發展後，仍無法形成與資本密集型的國有巨頭融資規模相匹配的資本能量。具體而言，普通民眾長期低收入下財產積累極為有限，只能滿足自身家庭生活而已，難以承擔投資股市的成本和風險；新興財富階層整體尚處在資本積累和擴張中，自身資金需求尚有待滿足；國企雖然資金寬裕，但由於政策限制和自身投資管理能力低下，亦難成為平衡股市發展的資金主力；國外資本除獲准投資內地股市的QFII外，基本都是產業資本的直接投資，於股市直接裨益不大。監管當局大力鼓勵的基金等機構投資者也只是充當集合投資的作用，無法化解民間資本積累不足的難題。

反思內地股市內生性缺陷，除上述無法規避的歷史邏輯和宏觀束縛外，一些在股市自身發展過程中衍生、擴展並固化的錯誤理念的負面作用也不容忽視。這些背離資本市場基

本價值原則和發展規律的思維方式，根深蒂固的影響着監管機構、中介機構和上市公司等相關利益主體的行為模式，構成了制約內地股市走向正常化的無形約束。

過分迷信股市的能力

何順文 濱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兼教授
李元莎 濱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中國股市改革一直忽視小投資者權益